

古
文
辭
類
纂

奏議類上編二

古文辭類纂十二

賈山至言

雄肆之氣噴薄橫出漢初之文如此昭宣以後蓋希有矣況東京而降乎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喻願借秦以爲喻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譁天下響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會不得聚廬而託處

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河之上瀕海之
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
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托足
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
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
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後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
蔽冢而托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
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
畱意而詳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
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
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礪者雖有善種不能生
焉江泉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
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武之時豪俊之

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乃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餉在前祝醵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

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
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
芻蕘者求善無鑿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
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
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
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
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
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
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
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疲不能勝其役財
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
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得衣食亡罪
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故天下壞

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
巡狩至會稽琅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鐫
鐘虡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
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纍世廣德以爲子孫
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以父
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
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
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
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
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
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
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
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

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

以上皆論受諫不敢適欲

又曰濟濟

多士文王以甯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甯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

以上論

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

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

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
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馭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
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
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
廩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餘萬匹以賑貧
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
子爵大臣皆至公卿大臣者旣官之爲大臣矣而又言爲
公卿者言賜爵也徹侯關內侯有食
邑吏民未爲君公故曰公大夫至五大夫五級蓋比古之
至不更四級蓋比古之士大夫至五大夫五級蓋比古之
大夫左庶長至大庶長九級蓋比古之卿山所謂公卿者
意如此非三公九卿之謂余旣爲此解閱劉昭注續漢
書百官志引劉劭爵制其比擬同余發御府金賜大臣宗
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
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
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

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
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
往聽之願少須臾無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
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
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
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
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媠故君子不常見其齋嚴之
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
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
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
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
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

臣力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

賈生陳政事疏

長太息者六文內闕一西山先生引新書諸侯官名制度同于天子者補之魏謂新書者未敢信以爲真賈生之文也若果如此孟堅必不刪削之意謂此一段爲論積貯卽載于食貨志者是已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此二字疑本是一字後論

何奴一事而疊出可爲流涕句耳非有二也俗人或遂于起處增一爲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

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雖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

國制捨穰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躬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樸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歿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就也雖使禹舜復生爲

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

此之字疑衍

大抵皆冠血氣

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日月中必戮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官早爲已適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

此下兩段乃承上文雖堯

舜不治意引同異姓兩層影照所謂兩淮陰侯尙王楚黥

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縮

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

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

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

迺爲中涓其次靡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

聖威武卽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

者乃三四十縣惠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

下之與諸公非親刳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

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

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

楚申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

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爲治乎臣又知

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放死擧甚者或蔽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肖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感天下圖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七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微矣其勢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殃禍在下則骨肉抗劉設移于上或危社稷明帝處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髓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髓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

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強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强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醜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

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

蹶盤元王之帝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

之子親兄子也惠王下今漢書本脫之子二字從資治通鑑增蓋鳴先生云是時王成王楚從弟之

子也文王則王齊共王喜王城陽兄子之子也惠王子罷

軍等僅為列侯是親者無分地也其後文帝十五年盡王

以賈生此言耳蓋正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

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

又苦蹶盤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

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

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

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

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

國有人乎非豈倒懸而已又類辟且病痲夫辟者一面病

痲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

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

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勢旣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兔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縷以偏諸美者繡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

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白衣皂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夔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勅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

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
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
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
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
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
兄矣盜者剝寢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
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
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
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流俗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
慮不動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
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
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
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

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堯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堯子愚人也則可堯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或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

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
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緇抱之
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
傅之德意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
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
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
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
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
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
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
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
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
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

所學之官

當依大戴作官

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

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

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

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

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

其不及則惠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

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

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

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

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

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

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

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

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剔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則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論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論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

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
行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論教
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
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
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
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
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
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
舉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爲
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
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
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

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

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

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別管馮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陞乎被戮辱者不秦迫乎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可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做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罵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

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讓讓鬻面吞炭必報襄子
 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
 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
 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
 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
 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莫詬亡節說文謨詬恥也謨
 或以莫作謨胡禮
 切莫頭袞袞莫態也胡結切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
 今漢書通爲莫字當讀作讓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
 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
 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
 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
 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
 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
 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簞不飾坐污穢淫

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
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
正以諱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
者間譴何則白冠蒼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耳上不
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乘案弛者解
去其職師古
云自廢而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比
而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
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有禮故羣臣自憲嬰以廉恥故人
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
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
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
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
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

者此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
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願行
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
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
願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賈生論積貯疏

通鑑因食貨志有文帝感此開籍田躬耕
語而文帝二年有開籍田詔遂置此疏于

文帝二年此非是文帝二年漢才二十七
年而此云幾四十年必在長沙召問時也

堯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
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
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蠶
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
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
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

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何以餽之兵早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敵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賦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未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

李奇曰廩廩危也

按此卽廩廩字說文木作廩隸省作廩此又假借竊爲陞廩字耳哀十五年左傳廩餼隕大夫之尸同此

下惜之

賈生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厯如黑子之著而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

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做錢用諸費
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
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
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
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
南隄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
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
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
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
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
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
不甯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
臣得罪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賈生諫封淮南四子。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會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胸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于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剽諸荆軻起于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畱計

賈生諫放民私鑄疏。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雜以鉛鐵爲他巧者

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微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柰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

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
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
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
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
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
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
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
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
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
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奏議類上編三

古文辭類纂十三

龍錯言兵事書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
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歐畧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
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
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
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
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
王敗其衆而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
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由此觀之安
邊境立功名在于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
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
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

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龍枝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卑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四者國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

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
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
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
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
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
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
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
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
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
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
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
匈奴衆寡之計以十擊一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
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俯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

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于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鼂錯論守邊備塞書。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基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水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羸毛其性能寒揚粵之

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願行者深恐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己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

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
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
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倏備塞之卒卒少則入入不救入不
本作陸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
發遠懸幾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
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
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
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
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簡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
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
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
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
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

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人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竊按此言能奪還胡所驅略者以半入官以半予能奪還者然畜產器物則遂予之若內有人民官又當以財贖之不使竟爲奴又不使奪還者失利也師古解與句讀皆失之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晁錯論募民徙塞下書。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

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
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
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
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
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
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
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
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
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
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
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
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
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

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謹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勅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豈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晷錯論貴粟疏

魏接錯傳言守邊備寒勸民力本二事然則此篇與臣開秦時一篇同時上也漢書

以入食貨故傳不載亦可證賈生長太息之一在食貨志內爲孟堅所分析爾。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

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湖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戒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奸邪所

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任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

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所爵農人有所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

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
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
必多矣

司馬長卿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
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
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
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
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
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
後行中道而後馳猶時有銜楛之變而况涉乎蓬蒿馳乎
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
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

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
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
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淮南王諫伐閩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
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
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
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削髮文身之民
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
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收之民
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
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異勢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
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

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險阻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甯。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耐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鬻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與

輜而踰。領花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
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
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
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
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
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
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
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
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
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
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
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膏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
晏開。量不及久。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

以爲越人衆兵強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人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迺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絲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饑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癘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病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

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煩一戰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畱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倦食糲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紵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畱軍屯守空地曠日持入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傲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

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文穎曰顏行猶鴈行鴈接信陵君書請爲是居前當鋒刃也顏行者顏者額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薊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

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閒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嚴安言世務書。

臣聞鄒衍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微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劍者

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怪固
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僞
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
法者衆臣願爲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
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
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
孰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
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
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
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
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山常篡齊六卿分晉並
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
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蟻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

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譎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成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白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

僖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平伯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棘略葦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竿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東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

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
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
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
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主父偃諫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
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
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
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
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
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
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
天下并吞六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

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敵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拓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

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
徹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
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
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轍
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
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
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
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
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
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孰計之
而加察焉

吾邱子齎禁民挾弓弩對。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

猛獸以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及至周室衰
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強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敝巧詐並
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爲務不顧義理故
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
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
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耨鉏筆梃相撻擊犯法
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
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
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
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
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
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
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旣抗弓矢斯張射夫旣同獻爾發

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東方曼倩諫除上林苑。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盤匡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

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稊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蠅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下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涕泣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騫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

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東方曼倩化民有道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尙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常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緇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國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纈扇宮人簪璫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鐘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測之計推甲乙之帳燭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

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
失之豪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合河蕭氏
郭粹家譜

奏議類上編四

古文辭類纂十四

路長君尚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緣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寶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

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甯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命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曾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治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蠲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

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義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皇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

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張子高言霍氏封事。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顛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朧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尖度祇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問者輔臣顛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備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

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敝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囚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

魏弱翁諫伐匈奴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于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

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于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因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織介之忿于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趙翁孫陳兵利害書。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諭告以

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
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
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比羌之首帥名
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罕羌未
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起壹難就兩害
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
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
戰士以須其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
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政釋致虜之術而從爲
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故與罕
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
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
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

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脇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寢多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絲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于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趙翁孫上屯田奏一。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橐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

石雖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按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畱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墮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俸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趙翁孫上屯田奏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畱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畱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畱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

羌以詠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
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
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瘰癧之患坐得必勝
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
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開使
生它變之憂十也治隍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
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
戒不虞十二也畱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
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趙翁孫上屯田奏三。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
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開莫須又頗暴略其羸
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

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畱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筋鬪具燧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畱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

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
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
可復雷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
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
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
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
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
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
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
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
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
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蕭長倩駁入粟贖罪議。

民函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雖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壤公綽之名滅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旣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

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

賈君房罷珠厓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
卷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人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
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
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
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
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
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
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
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揀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
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
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

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
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
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
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
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
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路塞鄭衛之倡微矣夫
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
行故諛爲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
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邇探平城之
事錄冒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襁服之西
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
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
數百造鹽鐵酒權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

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郭
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
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爲使
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
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廓相枕席
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
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
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
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
衰則先畔動爲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復其南
方萬里之蠻乎駘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
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
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

匡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
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
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
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
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
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匡專用
恤關東爲憂